

记录步履与行踪

——评特·赛音巴雅尔游记散文

□杨盛龙

特·赛音巴雅尔的散文集《从阿尔卑斯到罗马》(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是他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蒙古、印度、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陪同印度作家代表团访问我国多地而写的几十篇游记集结。这些篇章以一个中国作家的眼光观照世界,描述人世、思考人生,展现了中外作家的交往和友谊。

这些游记与作者的采风活动密切相关。考察访问内容紧贴文学,作家随团拜谒托尔斯泰庄园,参观泰戈尔故居,考察高尔基工作室,在巴尔扎克、雨果等著名作家所描述的土地上沉思遐想,感叹他们在世界文坛创造的辉煌,景仰他们为人类文学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作者到达一个个国家及地区,与当地作家进行座谈。大家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文学创作情况,互相交流文学创作经验,这对于促进中外文学交流是很有价值的。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各国的文学也是多民族文化集合而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丰富着各国的文坛。特·赛音巴雅尔在这些活动中广泛接触这些国家的各民族作家,对各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了比较广泛的了解。他积极介绍和宣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展示中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繁荣景象。

长期以来,特·赛音巴雅尔热衷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在《民族文学》杂志工作期间,他积极关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成长,编辑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此外,他还主编了《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筹备建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在与其他作家的交流中,他真诚地分享自己参与这些工作的感悟,并谈了他对将来工作的计划与设想。这一切在这本集子里有所体现。

阅读这些游记篇章,顺着作者的笔触与思绪,我们可以浏览各个国家的名胜古迹,感受这些国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恒河日出的辉煌灿烂、卢浮宫的丰富多彩、巴黎圣母院的厚重深沉、佛罗伦萨的浪漫多情、威尼斯的水波以及阿里山的柔情似水……

这些游记作品,既写景,又写人,既有目之所及,又展开想象的翅膀,回顾历史,观照当今。特别是那些描述作家的篇章,这些游记作品结合作家的身世,联想或者查阅那些作家的代表作品,概要地回顾、描述、分析、评价,使读者既览景,又领略作家作品,感受美的艺术熏陶。

少数民族文艺

游村的建设……

在作品中,蒙飞让在中国南方生活了数千年的壮族人以其所特有的乡土文化基因共同参与着理想空间的建构。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在她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基于稻作文化的独特而灿烂文明。壮族是我国较早进行水稻种植的民族之一,因此其民族风俗、民族性格、民族意识受到稻作经济的深刻影响。学者梁庭望曾把壮族人的文化性格概括为“吃苦耐劳、勤劳俭朴、细心坚忍、温和内向、绵里藏针、富同情心”,并揭示出此文化性格的根性为稻作文化。稻作文化具有深沉的大地性,它开启了一个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图景。蒙飞以壮族文化的大地性参与着对未来的建构。在《那里的生活》所营构的艺术世界中,弥漫着这样一些意象:飘着稻米香味的壮族山歌,有着壮乡人情的温婉宽厚的红水河,培育壮族人的沉稳、平和与坦荡的青山,蕴藉了壮家的质朴、豪爽与热情的米酒……

蒙飞作为一个壮族作家,一直以深厚的民族情怀和对时代的深刻洞察进行写作。他用一双壮家人女所具有沉静之眼默默关注着正变得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正越来越污浊的空气,正越来越少人的乡村和正越来越荒凉的土地,思考着如何以少数民族特有的泥土香味来丰富这个世界,建构基于大地的诗意栖居地。他的长诗《歌墟》、长篇小说《节日》、散文集《侗情如歌》《边陲画廊》《旧梦新月》等,都隐含着这样的一双眼。

而在《那里的生活》中,我们则更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壮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他呼唤时代的英雄,试图重构精神的家园,这在后现代的文化背景中需要过人的胆量与气魄。当然,“那里的生活”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主要由被改造的农民来建构的乡村乌托邦,也不是现代人幽闭式怀想的永远也回不去的乡村乌托邦,而是一个承继了壮族的乡土文化基因,以自觉自省的农民为主体,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乡村与城市的理想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关于乡村的启示,更有关于现代人存在的启示。

学者型诗人的风骨与豪情

——彝族诗人普驰达岭作品印象

□雷子(羌族)

相通,也造就了56个民族文化的缤纷与异彩,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因混血与神似的魂魄?

一个彝族学者兼诗人的成长需要经过多少蜕变?普驰达岭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但他始终心系故乡、感恩民族,其忠贞情愫不变。他如鹰一般展开想象的翅膀深情俯瞰雪山与河流,他的视觉早已穿透所有事物的表象,用低于树林和高过峰峦的心境诠释彝族古老文化,抒写着其族群的前世与今生。也许正是他孤而不傲、忧而不伤的个性成就了其诗文的独特魅力。

在《关于雪》的系列》中,普驰达岭将雪山之上的雪线看得如此清晰与心痛:“那些看不见的水”是沉默、是知足、是永恒守望的图腾与迷失的荒芜。他宛若一棵奔跑的树,用根一般的深情呼吸着生命的光芒,摆渡着历史的忧伤。他将甜蜜的母亲语在风中高高挂起,他流浪的足迹穿过普施卡的彝家山寨去寻觅火把盛会的故土。

一个彝族诗人用“混沌野性”的清泉,用其“自然诗性”的“神觉”,将梦中开花的树停泊与驻留在十月语言里,让阳光下的木板房、锅庄石、鹰爪杯、羊皮褂、百褶裙、查尔瓦都成为南高原则的标志。

有诗人说,水是流动的舞魂,是散步的人。一切对水的渴望,对雪与河流千姿百态的诠释,在普驰达岭的诗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展现。“被雪孩子嚼白的大凉山”这样的诗句让读者看得心悸。在诗人的世界里,“雪是开花的水”,“冰是坚硬的水”,“水在沉默的缝隙安顿着灵魂”他这样写干旱:“有一种沉默的水叫干旱/泪的重量/水的立方/躲避阳光/有关水的一切仰望”,惜墨如金地表达着渴的忧伤。当下地球变暖、水污染等等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触动了诗人的眼眸与灵魂,他的渴望即是农民的渴望,他的忧患正是人类的忧患。正因为如此,才有这样的抵达心口

的诗句:“水在石头里酣睡/焦渴在人类血管中奔跑”。

普驰达岭是一个有着着良知的民族诗人,他的心是博爱的,有着超越族群的爱之心与悲悯情怀。面对地震之殇,诗人写道:“玉树啊玉树/唐古拉失去你的美丽和粗犷/雪莲花盛开力量量会匍匐着呼吸/可可西里遗失了你朝圣的身影/天上哭谁的虔诚会暗藏忧伤/久远的唐古拉山的风雪/是谁会在无情的酒杯中醒来/滚滚奔流的长江黄河啊/虔诚朝圣的经颂/是否在你的母体绵延着修持/把云中呐喊的靈魂一一唤醒”。

云的被灼,风的骏马、雨的环环、雾的神扇、雷的经诵、电的灵光、水的血液、冰的骨头……凡大自然中一切运动与让人敬畏的事物在诗人笔下都变得熠熠生辉。因为诗人的心魂是有翅膀的,所以其诗歌秘境里显影的神灵皆扇动着神性的翅膀。在他的语境中无处不在的“神觉”赋予诗人特殊的心灵共振,这种共振像一条被不断冲刷的心灵河流,令人的思绪纷繁复杂。普驰达岭是少数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好彝语和汉语意韵的诗人,他掌中有冰也有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深远的思考和不断顿悟的思想。他甘愿默默无闻地耕耘,像一位勇士在不断嬗变的民族文化中依然坚守。

普驰达岭的思想扎根于无垠的大地,他的诗超越了民族的狭隘与偏见,以人文的关怀向人类的精神家园飞翔,自由而不放纵,明澈而不轻浮。在当今不断混血、不断交融的文化基因中,诗歌可清静也可沉静。普驰达岭像一个智者拄着神杖不断在诗歌之内与诗歌之外潜心修行,他用智慧与责任推开民族文化璀璨之门,且歌、且语。他野性的语言与其风骨、豪情融为一体,就这样如清泉一般抵达至阴至阳、至坚至柔的万物核心里。

对故土的温情抒写

——读吉布鹰升的《彝人族语》

□龙宁英(苗族)

喜欢上吉布鹰升的文字纯属偶然。201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青春校园名家美文”书系,我的《疼痛的河流》和吉布鹰升的《隐匿山间》一并入选。因同是少数民族作家,所以我对他的作品就多了一份留意。后来得知,除了《隐匿山间》外,吉布鹰升还出版了散文集《彝人族语》,书名和封面的独特设计都彰显着少数民族的个性。

《彝人族语》讲述的是大凉山的人、事、景和风俗,是他对故乡大凉山充满着感性的温情书写。全书分为6个篇章:“阿姨的奶汁比苦茶还香”、“白雪覆盖了高山下的事”、“牧人的秘密隐匿山间”、“陪一枚凉山月走向远方”、“黑夜之后鹰留下了忏悔”、“坐在火塘边念你真幸福”。这6个篇章可以不分先后,随便展开书页,无论哪个篇章,阅读的愉悦都会油然而生,或一件小事、或一种心情、或一道风景,抑或一只小鸟,毫不掩饰地展示作者对故乡深深的爱。

在他笔下,故乡是唯美的,就像超越俗世之外的童话:“那天,我来到一座山岗。碧蓝的天没有一丝云,不过四山笼罩了灰蒙蒙的晴岚。阳光有了初春的味道,有时暖暖的,有时温和的,有时照到身上的某个部位是刺痛的。”(《索玛花不寂寞》)这么细腻的感受,只有童真的心灵才可以捕捉得到。

他的文字里也有淡淡的忧伤。早些年,大凉山处处草木葱茏,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这里是鸟兽的天堂。曾几何时,这份和谐遭到了破坏,人类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给他们自身招来了悲剧。其作品《鹰爪杯》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牧人很想有一对鹰爪杯,有一天他发现一对苍鹰夫妻在一座悬崖上养育了雏鹰,趁苍鹰外出觅食之际,他偷袭鹰巢抓走雏鹰,才刚离开不远就遭到赶回家的苍鹰夫妻的猛力

重构壮乡的乡土空间

——评蒙飞小说《那里的生活》

□周飞铃

情歌,难有村人其乐融融地玩乐、做针线活、聊天打趣的景象。维系于土地的关系空间趋于支解,人心涣散,难以聚集。面对这样的空间该如何重构?

小说写到了下岗工人覃树文的探索经历。他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先是养老牛,后改置闲田代耕,还开菜园养鸡,再后来又开辟农家乐。在他的引领下,外出打工的村人重返土地,共同开发绿色生态旅游村,规划那里村的发展前景。覃树文所开辟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增加收益的经济新领域,更是一个造就健全现代人的新乡土空间。他养牛、种田、育果、养土鸡,其实是在修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生活,同时又对抗着外界存在的一些危机。例如,覃树文饲养昂贵的进口奶牛尼里拉非是被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所触动,是为了让村里的小孩喝上放心鲜奶。观光农业区和农家乐的开发则把挤进城市的人召了回来,让空心乡村重新成为有人在场的空间。

“那里小学”曾是一个延续乡土文化与联接外面世界的空间,是一个承载着村人的希望和梦想的地方,然而因为撤点并校,却成了“杂草丛生,无人洒扫,堆满落叶”的角落。召唤新乡土无疑也应从这里开始。

覃旭辞掉了工作,和覃树文一起合租“那里小学”,开办起网吧和养老院,使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变成了文体活动中心,成为了一个整合乡土空间与现代空间的新场域。网吧招来了村里的老老少少,有上网玩游戏、看电影的,有上网学习或查资料的,有与外地亲人视频聊天的……村里的网页建立起来了,主页上有村子概况,有土特产介绍,设立了村民留言板,全村人都可以在上面留言、交换信息;还建立了村子聊天群……网络成了村子跟外面世界沟通的空间,在这

“抗战八年”,已然成为史学界成说。然而,近年来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抗战应始于“九一八”事变,因此又有“抗战14年”新说。范庆超的论著《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就全面论述了东北作家抗战14年期间的文学实绩。

作者以双重比较视角观照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一是就东北流亡作家与东北沦陷区作家创作进行比较。作者认为,两者在主题表达上有着“反帝”与“反封建”的话语差异;两者对战争、乡土、工人、知识分子等元素进行了不同角度的书写。另一层比较在东北汉族作家与东北少数民族作家之间展开。作者认为,在体裁选择上,东北汉族作家是“小说一枝独秀”,东北少数民族作家则是“诗歌小说并驾齐驱”;在作品风格上,东北汉族作家作品总体呈现出沉郁、冷峻的“内倾性”风格,东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则总体呈现出明朗、疏放、率真、鲜活的“外倾性”风格。对于东北抗战文学研究,学界成果较多,但如此娴熟地使用比较的视角非常难得。这种比较眼光,恰是切入东北抗战文学的“腹地”。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属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进行比较,无疑有利于凸显抗战文学的实质。

作者还着重论述了东北少数民族作家的贡献与地位。分别从“反帝主题开掘之深入”,“强烈反抗精神之表达”,“表现东北少数民族之抗战”,“展示东北少数民族之文化”,“弘扬东北少数民族之精神”五个角度,全面总结了抗战时期东北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对于这部分,作者论述得较为充实。以此为基,作者充分肯定了东北少数民族作家作为“抗战文学”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地位。“九一八”事变,东北即沦陷,东北各民族人民开始了抗日斗争。东北满族作家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金剑啸,朝鲜族作家尹东柱、李旭、金昌杰等少数民族作家纷纷以笔为投枪,加入抗战行列。因此,对东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实绩的肯定,是充分反映东北抗战文学的需要。对抗战时期东北少数民族作家贡献与地位的书写,不仅具有多民族文学的意义,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该论著视野开阔,阐述具体。在论述东北少数民族作家成就以及具体的比较中,作者采用了微观视角,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剖析。这种剖析乃是在建立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因此每一论析都析出作者的严谨态度,考量的是作者背后投入的阅读量。文本细读与评析原本是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功,但由于投入时间大,因此一些研究者把精力放在阅读二手资料,综合他人观点上来,这是真正的学者坚决反对的。还是应该老老实实阅读文本。从这点上说,我们应当肯定作者的努力。

我们知道,比较的前提是需要把各部分内容阐述清楚,作者在第二部分详尽地论述了东北流亡作家、东北沦陷区作家、东北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平及其创作,这是一种中观视野。作者的视野没有局限于此,在第一部分,作者全面阐述了抗战时期东北作家文学的基本特性,即超前性与滞后性、压抑性与自由性、地域性与民族性。这是一种宏观视野,作者笔力雄健、运思断然。全面检视篇章结构,依次呈现出“宏观——中观——微观”的视野。一般论著通常采用先微观分析再宏观概括的模式,该著作恰相反,体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结构能力。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并非完美无瑕,我们肯定的是作者双重比较视角的探索。抗战文学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出人们视野,相关影视剧的热播无不显示出抗战文学在读者和观众中的位置与需求。对抗战文学的研究,将随着我们的精神需求而不断引向深入。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诸如《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等著作的出版,对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特别的意义。

当我们只能有母爱可以依恃的时候,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小说中,四代母亲虽然处在极度贫寒的境地,但是都秉性纯善,为人仁厚守正,莫不让人为之默然震撼。特别是主要人物张山妹,尽管视独子为“命”,在儿子与牛争食的时刻,她几乎出于本能痛打和呵斥了儿子。她说的一句“我娘说,做人要正仁贤慧”,穿越了百年的时光,传承了四代母亲。这些在我们今天的乡村社会里,难道不是正在成为迅速流失的珍贵传承吗?

可以设想,有或没有这一类的记忆,以及以怎样的心态来回望我们的记忆,结果恐怕会相当的不同。迷失在当下的经验之中,似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在不自觉中养成的某种习惯,这无论是对于写作者,还是对于批评者,都是值得警惕的事情吧。即使是一位普通的作者,都可能慢慢明白:历史经历者的记忆,是历史重负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有心要书写出令世人信服的历史,我们就必须致力于对社会记忆的整理。正如陈映芳所言,如何将个体的记忆转化为公众的记忆、民族的记忆,甚至使之进入人类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

小说原名《找娘》,这是回望乡村生活历史记忆的一个下意识的隐喻。我们对乡村的记忆可能有很多的差异,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寻找到一个能够就分歧的实质进行对话的话语空间。向本贵的这篇小说,恰好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双重比较视角下的抗战文学研究

□吴刚(达斡尔族)

回望我们的乡村记忆

——评向本贵小说《母亲是河》

□王再兴

湖南苗族作家向本贵在2014年第9期的《民族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母亲是河》。小说以80岁的乡村母亲张山妹极度勤俭、自守、慈爱 and 奉献的一生为依托,实际上写了“我外婆”、“我娘”、妻子刘玉秀、儿媳邹芳四位母亲的日常生活,几乎穿越了百来年的时光。小说深情地回望了无私的母爱和过往的乡村生活记忆。向本贵的这一次回望,与很多人有过的乡村记忆并不完全相同。小说中写了乡村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背后,可以触摸到许多真切的生命体验。小说的笔调中含着一种“怨道”,这种“怨道”表明向本贵的乡村记忆既非简单的激进,也非固陋的保守,而是在沉潜着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的复杂体验。或许不无巧合,小说名称中的“河”,它同时也是记忆的形象。而且80岁的乡村母亲张山妹,得到又是老年痴呆症,这正好使小说进入了一种对于过往记忆的打捞和梳理的过程中。

向本贵的这篇作品,由此触及了我们如何看待乡村记忆的问题。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往昔的乡村生活记忆,是否还在那里?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触摸到它们?它们又会怎样影响到我们对于今天农村社会的感受和理解?而且,在有些人

看来,一个重要的质疑可能是:我们还需要去温故这些恍若隔世的记忆吗?但正如社会学学者陈映芳所说的,“记忆的重构关乎历史的建构”。而且,如何讲述曾经的历史记忆,也将会影响我们对当下乡村社会的看法。

所以,如何回望我们曾经的乡村记忆,就成为了一件重要的事。然而实际的情形是,当年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正在迅速地老去,有讲述能力甚至有思辨精神的,就更是少了又少了。乡村社会的急速变化,也使得他们所熟知的乡村经验和记忆似乎缺乏被重述的必要。年轻的作者们多半只能转述和漫画化地涉及以前的生活,而更多的读者则陷于眩目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体验,缺乏相应的知识资源,对这类遥远的乡村记忆无法深入理解,并且弃之不顾了。从这些方面来看向本贵的小说《母亲是河》,我们其实可以触摸到作品传达出来的更多的内涵:为什么勤劳节俭了一辈子的乡村母亲,就是学不会“过好日子”,这背后所包含的对于生活匮乏的恐惧,是不是已经完全被我们忘却了?在孤儿寡母漫长的凄苦时光里,除了少数乡亲的偶尔相助,“社会力量”在哪里?母爱是伟大的,但是